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葉世華

春秋集義卷四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頤曰哀公名蔣定公子恭王二十六年即位哀謚也恭仁短折曰哀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謝湜曰許已為鄭屬邑矣隨楚圍蔡復書許男者不與鄭之滅許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

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謝湜曰事天以誠敬為主惟誠敬為能動天故也古者牲用犢器用陶匏掃地而祭以誠為主也魯之郊或四五卜或以四月五月或以九月或牛之口傷或

鼠食牛角或鼠食牛或牛死或免牲或免牛或不郊其不敬至矣此天所以惡之而變起於郊也若夫精誠足以感自然之情清明足以通自然之德埽地則歆之矣又奚有魯郊之變哉

胡安國曰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强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詠除之

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

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謝湜曰晉欲納蒯聵故二國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謝湜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伐邾著魯之不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謝湜曰以邾微國而三卿帥師伐之以田故也邾人入田以求免難故取漷東沂西田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漷東沂西謹邾之分地也取漷東猶未足於是又取沂西書及沂西罪其無厭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謝湜曰脅其地而盟其君盟之不義者也

胡安國曰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

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隣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乎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

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盖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程頤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輙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又曰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其死矣二者盖皆適於孔悝受命立輙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輙拒父則

不義如輙避位則拒蒯聵也如輙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

又或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輙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輙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自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子路當時可免難否曰不可免

楊時語録或問夫子爲衛君子貢自以意對可也何必更以夷齊爲問曰向嘗解此一段亦未盡蒯聵得罪先君而輙乃先君之命此其可疑又與夷齊事頗相類故以問也當是時聵以父爭輙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乃善又問伯夷當初若還立時如何曰伯夷不得罪於先君又問子路事孔悝死得是否曰亦是若使孔子爲之則如之何曰它當自有處也又問方聵爭之時勸輙避位不從則去之如何

曰可子路先亦勸孔悝不可與其事只是失之太遲若使子貢問衛君孔子必不答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君乎聵輒事史記兩處出當以衛世家為正

謝湜曰蒯聵未絶於衛故稱世子輒以君命拒父故晉趙鞅納蒯聵於戚王父之命不可違也蒯聵以親則父也以位則世子也以義則未絶於國也為衛國計者使輒先以君命即位次以父恩遜位輒既受位而後辭則上不違先君顧屬之命下不傷父子先後

之倫衛之大事兩順而不逆矣失此道至使輒以子拒父而趙鞅有納世子之師故蒯聵納稱世子以責衛之臣子也

胡安國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

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縁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於趙

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胡宏曰蒯聵無父出奔稱世子者罪其純謀非常至於出奔失世子之道也趙鞅納之而稱世子者罪大臣輔輒而拒父也蒯聵無父輒亦無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事宗廟社稷為人上者哉故孔子為政於衛則必具靈公父子祖孫之本末上告於天王下告於方伯乞立公子郢然後人倫明天理順無父

之人不得肆名正而國家定矣

朱熹曰孔子若仕於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或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衛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

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為蒯聵或因問如請討陳恒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十四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

張栻曰衛輒之事國人論之以為蒯聵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曾不知蒯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

義先亡而可一日立乎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為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輙立之事葢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者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謝湜曰罕達為衛來討蒯聵趙鞅為蒯聵來討罕達故二師交戰於鐵鄭非晉敵故鄭師敗績鐵衛地杜氏謂戚城南是也左氏所載誤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謝湜曰州來吳所滅小國也蔡懼楚故遷于州來不能保國而遷國以避難罪其失守土之道也以小事大智之事也蔡公孫姓帥師滅沈蔡侯以吳子敗楚師失事大之道矣然則遷於州來蔡人之自取也

胡安國曰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公孫獵則

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還於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説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謝湜曰魚石晉爲宋討也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以諸侯討逆也蒯聵齊爲衛討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討父也晉圍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齊圍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父子人之大倫也大

倫不正則人道墮矣此春秋所以謹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靈公遊於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絶未絶則是世子尚在而可

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

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遜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

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謝湜曰桓宫僖宫當毁不毁而天災及之此天人之際其應甚於影響者也故逆則災生順則福至天人之常理也

胡安國曰桓僖親盡矣其宫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悦而不毁歟何

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呂祖謙曰桓僖災季氏出自桓公後僖在當時稱賢君魯躋之於閔公之上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謝湜曰貪土田以致寇城邊邑以備難故比年凡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謝湜曰放稱人著公孫獵得罪於國人也獵苟不忠於蔡而放之於吳乃以蔡之禍養之於强夷也失政莫大焉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謝湜曰脅其地盟其君句繹之血未乾而又師師圍邾魯國之罪也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小國困於水火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謝湜曰盜殺蔡侯書殺不書君者盜不可責以君臣之義故也以國君之尊而盜起殺之朝無屏衛國無政刑可知也刑人與盜皆人倫所不齒也朝無屏衛國無政刑則盜與刑人出為至尊仇敵其可不戒邪

蔡昭既以國遷而又殺大夫公子駟放大夫公子獵方是時大夫離貳人民憂危故盜乘其亂起而為逆也然則昭公國遷州來而身死於盜皆其危弱取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

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畧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常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謝湜曰杜氏謂背君之黨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謝湜曰小邾子微弱强國不以諸侯待之久矣執小邾子不名者以諸侯之禮尊之也以諸侯尊之所以罪强國之執也晉執邾子邾執鄫子雖失國皆不名其義一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謝湜曰杜氏謂背君之黨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謝湜曰楚圍蠻氏戎蠻子奔晉陰地則赤已失國矣故晉執戎蠻子書名晉為楚擅執諸侯且不歸於京師而歸於楚是以楚為邦國主而歸之也晉侯書人貶之也書歸於楚罪其背王室而臣僣亂也

胡安國曰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

亦何以名戎蠻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

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蜀云歸於楚歸於楚者猶曰

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

謝湜曰城西郛以備晉也天下有道守在四裔魯城

西郛取卑之道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程頤曰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

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為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程氏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

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故也

謝湜曰商受暴虐國滅世絶所存惟亡國之社而已今亦遇禍而災則天之厭商可知也亳社書災所以為不道者之戒也國以社為主故有國必有社國亡

則社不靈故亡國之社屋之不使上達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謝湜曰凡諸侯遇害於外或為盜所殺則賊雖未獲

臣子之恩得伸故書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

謝湜曰蒯聵未入衛故鞅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謝湜曰喪不數閏計期故也葬則數閏可也月足則

葬事可成故也

六年春城郝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

及高張來奔

謝湜曰景公疾使國高立孺子荼公卒陳乞為亂故

國夏高張來奔荼之立國夏為謀主其禍連及高張

故并書及

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謝湜曰軫楚昭也

胡宏曰楚國敗壞於囊瓦創夷於吳幾至滅亡昭王之所以復國而益安强者皆公子申之謀也或問申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聖人度量弘遠而責人以恕何獨於子西如此乎按楚之先鬻熊為文王師以封於楚而熊通越禮僭號聖人黜之等於荊蠻文莊而後與中國並駕齊驅聖人進之同於諸夏逮昭王之時中國衰微諸侯放恣大夫暴横無可告語者而昭

王獨發大論皆當於道若左右得其人其進未可量也惜也子西得君之專執政之久曾不能輔之變楚俗匡天下瞢瞢然守舊規而已故仲尼責之如此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程頤曰稱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謝湜曰陽生之入陳乞召之也立陽生遷孺子陳乞之命也由此上下易位而齊君被難於姦宄之手矣齊國廢立之權皆出於乞故荼之禍以首惡歸陳乞

而罪之也陽生上不由王命下不由君命以公子入而爭國其罪在所絕也奪公子稱人著陽生之惡也國夏為國正卿不知早正太子以安國本倉卒立孺子於先君疾病之時何以杜姦臣覬覦之患哉此陽生之禍所以發於陳乞也

胡安國曰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

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齊者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

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

謝湜曰六年會吳於柤七年會吳於鄫魯之畏吳甚矣非保國之道也

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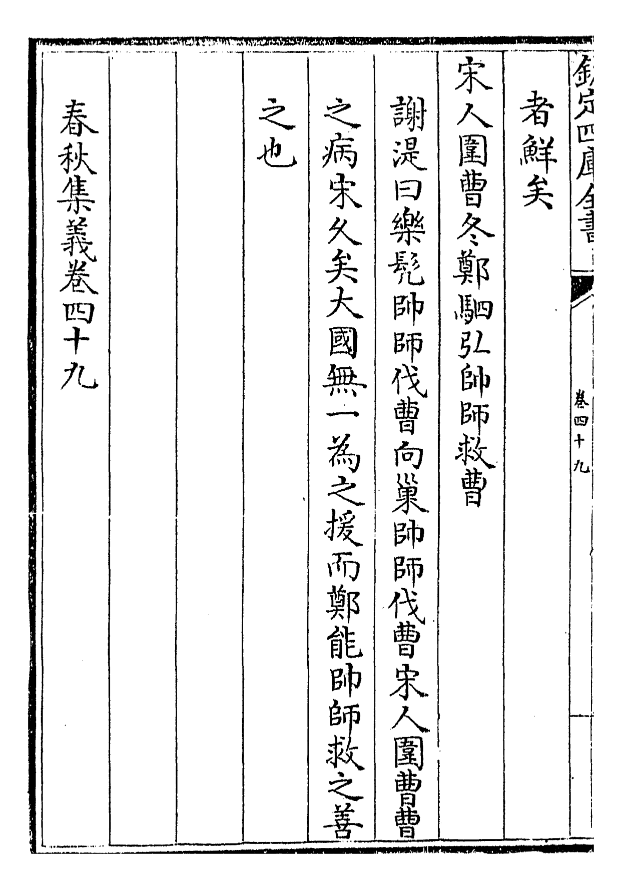
程氏學曰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入邾以邾子益來之類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皆名者爲其服而以之歸也

唯楚師滅夔以夔子歸不名者遠方小國魯史有所不能知不可得而紀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則蔡人之不道尤不容誅矣以邾子益來獨不曰歸者以我而言内外異辭文體然耳

謝湜曰伐其國入其都虜其君魯之不道也邾子益名者以其屈辱無興復之志也

胡安國曰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强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宫

晝夜掠以其君來獻於亳社囚於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於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



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謝湜曰樂髡帥師伐曹向巢帥師伐曹宋人圍曹曹之病宋久矣大國無一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春秋集義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五十

宋 李明復 撰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謝湜曰圍其國入其都乃至虜其君而後已景公之罪也

胡安國曰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

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覇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吕祖謙曰宋滅曹晉文公初間要滅何故不克今宋

何故便克此亦是春秋之末亦緣公孫彊不修政事民心易離所以克之易

吳伐我

謝湜曰吳以邾子為討故伐我我以兵刼人君而吳以兵加我國其禍皆魯取之也

胡安國曰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於郎直書不諱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

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於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

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謝湜曰齊人以邾子為討故取我二邑取不書來者我以邑賂齊而齊取之也取讙猶未足故又取闡書及著其得二邑而後已也

歸邾子益于邾

程頤曰内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得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

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呂祖謙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此是魯歸邾子蓋向來邾魯被魯囚之負瑕今齊來伐魯故魯所以歸之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程頤曰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恵也

謝湜曰魯歸邾子於邾故齊復歸我二邑既歸讙又

歸讙歸不書來讙書及以我固求之而後得也我兼
邾則齊取我邑我棄邾則齊歸我邑不守天子分地
而輙以兵力爭地爭城王法皆在所誅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
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
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於
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而德猶未泯也以
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

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於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謝湜曰鄭師將伐宋也於雍丘宋皇瑗圍其壘掩其要全師覆而有之書取鄭師著其禍之大也鄭罕達伐宋宋皇瑗侵鄭宋圍曹鄭救曹宋鄭結怨久矣故

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
夏楚人伐陳
謝湜曰陳即楚故吳伐陳陳即吳故楚伐陳
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謝湜曰皇瑗既取鄭師故宋公乘虛伐鄭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謝湜曰隱公雖獲歸國不能固有其位故復來奔
公會吳伐齊

謝湜曰會強吳伐鄰國非保國之道也

呂祖謙曰吳子使來儆師伐齊蓋齊以魯故請師伐吳繼而却辭吳而與魯和故吳之伐齊所以特地却教魯來同伐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公羊傳以為春秋為中國諱是也其存

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於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於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是亂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没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絶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

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滅其見弑春秋之義所謂為中國諱此類是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

謝湜曰景公伐鄭未得志故宋人又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謝湜曰鞅乘喪侵國罪之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謝湜曰公孟彄以世子之禍出奔今以齊力還國書歸明其無大罪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謝湜曰吳楚爭陳久矣楚伐之吳救之罪中國之不振也

胡安國曰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

也救在外域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於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吴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謝湜曰魯㑹吴伐齊故齊國書伐我凡諸侯來伐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所書皆婉其辭以父母國故也

胡安國曰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説復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自反之

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係乎人者乎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謝湜曰吳之來伐也全兵民戰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兵則齊可以坐困强吳而却之矣今則不然師衆伐魯方還民未息肩士未解甲加以諸侯大夫皆有畏心而國書肆一朝之忿與吳戰於艾陵以至師敗身獲爲國大殃故艾陵之師以國書主戰而罪之也魯勢微弱故吳之伐齊也公與伐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謝湜曰取以兵法而不計田先王之賦也哀公以國用不足乃計田所出而取賦焉計田所出而取賦則兵法於此廢矣書用田賦以明非正也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猶病不足而復以田賦則田賦又重於宣之稅畝成之丘甲可知矣用有節則雖丘賦將有餘用無節則雖田賦將不足不正其本而求其末未有見其能濟者也古者民欲其富牛欲其蕃民欲富故丘法公田百畝八

家皆私百畝牛欲蕃故丘法出馬一疋牛三頭

胡安國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壥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

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蝟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用農民而削其本何以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寛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朱熹曰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冉有時為季氏宰考之

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冉有爲
宰之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
益之歎
又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
别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遵守齊之初政卻全然變
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
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
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

問若桓公管仲郤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

張栻曰冉求之事論語蓋嘗載之與孟子所載互相發也論語則正其聚斂之名孟子則推明其無能改於其德之罪夫冉有之聚斂果若後世頭會箕斂以媚其上之為乎殆不然也以左氏春秋考之哀公十一年季孫以田賦使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正月用田賦
用田賦者履畝而賦之也意者賦粟倍他日其謂是
與然則此季孫之為也而遽以為求之罪若是之深
乎蓋季氏為魯卿專制其上為日久矣一國之人知
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君也求之為宰所當明君臣之
義以正救之俾革其為以事公室則求之責也今既

不能使之改於其德而季氏廢法以厚取求又從而順從莫之能救則求之罪深矣故論語正其聚斂之名而孟子又推明其無能改於其德之罪然後聖人鳴鼓而攻之之意昭然矣

呂祖謙曰田賦古者田出粟里出賦凡春秋所說賦只言商賈但只一等要之農亦是出二等今季氏又使之田又出賦往往大畧是如此其精細不可得知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范祖禹曰天地定位而有君臣紀綱人倫故聖人謹之以為民之防也昭公之行不可掩也在夫子則當諱於陳司敗何有焉夫子引為已過所以存君臣也

謝湜曰孟子昭公夫人謂之孟子以其同姓也既不可言夫人姬氏薨不書葬諱之也其曰孟子卒不成其為夫人也凡臣子為魯諱者其過惡皆由諱顯聖人之旨微矣

胡安國曰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

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謂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朱熹語録或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行罪何如對曰此非昭公固為之也當時吳盛强中國無霸主以齊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

法行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公會吳于槖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

謝湜曰宋皇瑗侵鄭取鄭師宋人伐鄭兵可以息矣向巢又帥師伐鄭罪其逞怨窮兵也

冬十有二月螽

謝湜曰冬傷温故昆蟲宜蟄而螽異之甚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謝湜曰宋師伐鄭屯于嵒鄭罕達掩其師而陷之書宋師著其禍之大也鄭師不戒入宋雍丘而宋皇瑗取之宋師不戒入鄭嵒邑而鄭罕達取之用兵寡謀則有至全師覆沒而不反者可不畏耶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謝湜曰黄池之會吳為會主故吳子稱爵以示吳之强也鍾離柤向之會皆殊會吳者以中國主會也以

中國主會故殊吳人而外之也黄池之會以晉及吳者以吳人主會故先晉後吳而抑之也此主會則外之彼主會則抑之聖人尊中國懲冦亂其心見於此矣吳自鍾離以來惟稱吳外之也栢舉之戰黄池之會稱爵著其强也聘稱爵進之也

胡安國曰黄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内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藩服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

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吳人之强而抑其横也定公以來晉失覇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巳為長蓋泰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黄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外域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况於以父事

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茍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呂祖謙曰黄池是今京西路此是二國爭覇當時為之兩覇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吴

謝湜曰夫差慨然有經營北方之志而不顧蕭牆一日之禍故黄池之會方與晉國爭先而於越伺隙入吳有國者不可不戒也故子胥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

胡安國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

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鑒而楚滅之楚又不鑒而秦滅之秦又不鑒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謝湜曰蒯聵未歸國故曼多再侵衛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謝湜曰非獨陵犯一宮故書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謝湜曰區夫為盜所殺故不稱大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程頤語録或曰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之其應安在曰天地之氣豈可如此間别乎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孔子尚生於戰國無足怪者而况麟乎孔子為此麟出非時如已生不得其時故感焉而作春秋或者謂不然答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亦必作孔子之意蓋有素矣因是一事則有感而作故其書之成則以終固必有發端者然也如伏羲八卦因見河圖洛書設無河圖洛

書八卦亦須畫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惟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季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又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又問獲麟後却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

所續當時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意又再三考究極

有失作經意處

楊時曰獲麟不言地不使麟以地獲不書公不使麟

以公得

謝湜曰麟太平之仁獸也王道感和氣洽則麟為之

出物之常理也孔子感麟出之非時傷太平之不見

於是因魯史作春秋所以明一王之法也觀西狩之

麟而聖王所以興隆政治和同民物其道形於此矣

故孔子有感於中而達其道於春秋也樂莫美於韶獸莫美於麟禽莫美於鳳文莫美於圖孔子當衰亂之中聞韶而歎覩麟而悲思鳳鳥河圖喟然為之嗟傷聖人念治之心深且篤矣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道之紀綱其文因獲麟而作其書復以獲麟而終也然則麟不出春秋其不作乎曰立言以道世聖人之心也雖然聖人之言必有所因而發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畫八卦西狩獲麟聖人作春秋其義一也

胡安國曰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一之動氣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撫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

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之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啟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産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矣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

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不足徵也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絶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已已焉耳矣

又曰止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

事畢矣

朱熹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如此胡安國謂絶筆於獲麟爲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熹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爲人所斃多少不好是亦一徵兆也

又或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觀左氏傳至定哀時儘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不知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周衰時豈不知當時之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又云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歲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獲麟在魯哀公十四年十六年孔子卒

又曰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年四十二而定公立季氏彊僭其臣陽貨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孔子年

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冦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

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

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

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删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顔回最賢蚤死後唯魯参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吕祖謙大事記周敬王三十九年春魯人獲麟孔子

作春秋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集義卷五十

書後

六經皆聖人之書也而孔子之門人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樂不與焉則樂深矣而況易春秋乎哉夫子晚而學易韋編至於三絕嚴之也春秋之作游夏不能措一辭嚴矣哉孟子有見於此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紀周公膺戎狄之功聖人筆削之嚴使亂臣賊子歷千百世而知懼蓋三代之後一王之法不行而以筆削代賞罰之公也賞罰之權衡非聖人孰

能操之乎莽操盜之雄也以春秋而知所懼習焉而不懼則春秋亡矣夷狄之亂華自中國之三綱五常蕩壞始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學春秋者當於名分焉求之以防其漸可也自有天地以來要不可使陰侵陽故易與春秋合也本朝諸儒論春秋者多矣濮巖李明復伯勇集濂溪先生以下諸儒所相授受者十六家名曰春秋精義蓋裒講解之辭而言之耳伯勇中原故家文正之後而家於濮濂溪先生嘗仕於濮故山陽度周卿闓

其風而起敬鶴峯魏華父悅其道而請益皆濂溪之徒
也陽安劉之祖於學則疎而不能博於六經之義則粗
而不能精周鄉與伯勇甫書使不遠數百里來叩一言
其亦謂其皆自孔氏之門也歟因附一言於諸公之後
嘉定十四年閏臘之八日

